

“加沙事变”及其影响

陈双庆

[内容提要] 2007年 6月, 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武装冲突升级, 哈马斯武装攻占了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加沙的官邸, 阿巴斯下令解散由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担任总理的民族联合政府并组建“紧急政府”。国内学界称此事件为“加沙事变”。加沙事变是“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巴内部路线和权力斗争加剧以及以色列和美国的高压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目前情况看, 不排除巴勒斯坦“两地分治”长期化或事实上形成“一国两制”的可能, 但巴要建立两个国家则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巴内争不止的态势对地区安全局势、巴以谈判进程以及美国的中东政策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巴勒斯坦 哈马斯 法塔赫 加沙事变

[作者简介] 陈双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阿以问题以及中东问题研究。

2007年 6月 14日, 随着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武装冲突升级, 哈马斯武装攻占了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加沙的官邸。原驻扎在加沙的约 4 5万法塔赫安全机构官员有的被杀, 有的投降, 大部分则逃往约旦河西岸。随后, 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下令解散由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担任总理的民族联合政府, 并委任亲法塔赫的独立人士、原民族联合政府财政部长法耶兹出任新总理、负责组建“紧急政府”。17日, 以独立人士为主的“紧急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正式成立, 且得到美国、以色列的大力声援。阿巴斯态度强硬, 称哈马斯为“恐怖分子”, 扬言对其实行“三不”政策, 即“不接触、不对话、不谈判”。巴解中央委员会谴责哈马斯与外部势力勾结, 在加沙发动“政变”, 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将政变者“绳之以法”。与此同时, 法塔赫已开始筹备修改选举法, 按“比例代表制”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哈马斯则针锋相对, 以“紧急政府”非法为由, 拒绝予以承认。至此, 巴出现了由哈马斯全面

控制加沙、法塔赫掌控约旦河西岸的分裂局面。

国内学界称此次巴内部冲突为“加沙事变”。这是自 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 巴民族权力机构成立以来巴内部最为严重的分裂事件, 不仅大大增加了巴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 而且加大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复杂性和难度, 并将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加沙事变”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既有内因, 也有外因。概言之, 巴勒斯坦在“后阿拉法特时代”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 内部尖锐的路线、权力斗争以及来自以色列、美国的高压, 是导致巴最终分裂的主要因素。

首先, 阿拉法特留下的权力真空为内乱埋下伏笔。在中东, 由于不发达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历史局限性, 特别是由于自身生活条件的限制, 民众通常对政治缺乏热情并较少参与, 一旦社会矛盾激化, 民众卷入政治运动时, 由于缺少政治经验, 很容易盲目

“从众”。在这种背景下,具有一定思想理论、政治实践和人格魅力的领导人,如果迎合了民众的某些需要或为民众谋取了某些现实利益,就很容易被民众接受、受到拥戴。¹这正是“奇里斯玛”(charisma意为具有超凡魅力)现象在中东国家比较普遍的原因。在“奇里斯玛”式特殊政体下,往往是由一位德高望重、政治手腕高强的政治强人掌控复杂的局势。一旦这位政治强人去世或下台,又没有适当的强势继承人取而代之,原有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就会被打破。巴勒斯坦政局突变,似乎应验了这一理论。

巴勒斯坦的“奇里斯玛”式领袖无疑是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阿拉法特执政时期,巴内部尽管也是派系众多,内部分歧及权争不断,但阿拉法特总是能凭借自己超凡的领袖魅力“压住阵脚”,一次次化险为夷。

2004年 11月,阿拉法特撒手人寰,为跟随他从武装斗争走上和谈之路的巴勒斯坦人留下一个遥遥无期的“建国梦”。阿拉法特为实现这个梦想已称得上是“鞠躬尽瘁”了,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竟然没有像约旦前国王侯赛因和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那样指定接班人,而是直到临终前,才指派成立一个临时的领导班子。也许,这位巴勒斯坦领袖多年的斗争经验告诉他,在巴勒斯坦他的地位无人能取代,他的继承人只能由巴勒斯坦人自己决定。不管怎样,阿拉法特去世开启了巴勒斯坦由“强人政治”走向“凡人政治”的进程。这种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阵痛”也在所难免。

2005年 1月,巴勒斯坦人选出了新的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战友、《奥斯陆协议》的始作俑者之一——马哈茂德·阿巴斯。起初,借助阿拉法特的光芒,这位法塔赫元老尚能控制局面,不但与以色列恢复了谈判,而且赢得了广泛的内外支持。然而好景不长,因不具备阿拉法特那样的威望、统御力及领袖魅力,当巴内部派系斗争、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时,阿巴斯这位“弱势”领导人就再也无力控制局面,巴勒斯坦内部阵脚大乱。

其次,巴内部两派之间的路线、权力斗争注定了巴勒斯坦分裂的命运。作为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中坚,法塔赫追求的目标

是通过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最终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哈马斯则是一个具有浓厚伊斯兰宗教色彩的激进组织,不但坚决反对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而且坚持通过武装斗争“解放”被占领土,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即使在赢得巴议会选举、成为执政党后,哈马斯依然坚持“三不政策”(不承认以色列、不放弃暴力斗争、不承认巴以已签署的协议),且继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哈马斯的不妥协政策遭到法塔赫的强烈反对。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执政理念的巨大差异使两派即使达成妥协,也不可能维持长久。

争夺政治权力是双方矛盾加剧的直接原因。作为巴勒斯坦人公认的主流派,法塔赫曾经执政长达 11年,因而难以接受在 2006年 1月议会选举中败给哈马斯的严酷现实,故而千方百计地打击哈马斯,谋求东山再起。过去长期徘徊于巴政治舞台边缘的哈马斯一夜间成为执政党,自然不甘心将来之不易的政权拱手相让。于是,两派围绕政府的生杀大权——军权的争夺日趋激烈。2007年 3月中旬两派组成联合政府,总理哈尼亚任命亲哈马斯的独立人士卡瓦斯迈为内政部长,指挥巴警察和安全部队。阿巴斯随即任命法塔赫强人达赫兰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负责监督所有的巴安全机构。这一做法无异于架空卡瓦斯迈,逼迫其辞职。其后,哈尼亚兼任内政部长,并组建了一支由哈马斯成员构成的、约 5600人的“执行部队”。正是这支部队后来与法塔赫武装人员在加沙展开巷战,致使两派冲突白热化。

再者,以色列、美国的围堵打压将哈马斯“逼上梁山”。以色列视哈马斯当政为“狼来了”,不但拒绝与之接触,而且加紧对哈马斯的财政封锁。美国更是匆忙为“民主改造”巴政权的失败“亡羊补牢”。2007年 4月 10日,美国国会批准布什政府的决定,同意向阿巴斯领导的巴安全部队提供 5900万美元的援助,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特别强调这笔钱必须“直接交给阿巴斯,而不能由哈马斯领导的政府部长转交”。美以的围堵致使哈马斯政府财

¹ 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5月,第 15页。

政状况急剧恶化,甚至无法给巴165万公务员发薪,本已对哈马斯“夺权”耿耿于怀的法塔赫官员更加忍无可忍。而在另一方面,以、美持续不断地向法塔赫武装部队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加剧了哈马斯的不安全感,加深了加沙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及美国的忿恨,反而助长了哈马斯的“人气”。于是,哈马斯领导层在2007年3月就做出了以三个假设为前提的决定:如果阿巴斯坚持拒绝将巴安全机构移交给由哈马斯任命的内政部长统领,如果法塔赫继续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强总统卫队和达赫兰领导的特殊部队的建设,如果针对哈马斯的金融封锁仍不停止,那么哈马斯将于夏季来临时在加沙发动一次军事政变。¹遗憾的是,三个假设都被“不幸而言中”,不甘心被搞垮的哈马斯重新走上武装夺权的道路。

二

尽管哈马斯与法塔赫对“分裂”讳莫如深、坚持倡导统一,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两地分治已成事实。因此,在两派均拒不妥协,特别是阿巴斯拒绝与哈马斯谈判的情况下,不排除两地“分治”长期化或事实上形成“一国两制”的可能。

加沙与约旦河西岸的“天然”差异为两地分治提供了客观条件。从地理和政治条件看,加沙地带位于地中海东部沿岸,北部和东部与以色列接壤,南部与埃及西奈半岛相邻;约旦河西岸则位于内陆地区,除东部与约旦河和死海接壤以外,其余三面都与以色列相邻。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在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附加地图上,加沙与西岸是有陆地通道相连的,但自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后,加沙与西岸之间的通道就被以色列控制,成为“隔岸相望”的两块“飞地”。几十年来,两地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政”。加沙作为哈马斯的诞生地,一直是它的“大本营”。在2006年1月举行的巴议会选举中,哈马斯在加沙大获全胜。而约旦河西岸则是法塔赫的传统领地。从这个角度讲,哈马斯控制加沙、法塔赫掌控西岸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经济上看,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地区更是各具独立性。约旦河西岸的经济状况好于加沙。“加沙事变”发生后,国际社会出现“一边倒”倾向,

纷纷支持法塔赫的“紧急政府”。以色列不仅很快返还了1.2亿美元的代收税款,而且决定释放250名巴勒斯坦在押犯人。美国也公开声明支持阿巴斯,不但许以更多的经济援助,而且答应帮助法塔赫训练武装人员。6月25日,以色列、埃及、约旦领导人参加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四方会谈”,力挺阿巴斯。近期来看,法塔赫治下的约旦河西岸日子会越来越过好。

哈马斯治下的加沙虽受到孤立,但仍有一定的承受力。一是国际社会不会对可能在加沙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外界对巴人道主义援助不会遭到彻底封杀。事实上,6月21日,哈马斯接管加沙仅一周后,10辆满载食品的约旦卡车便通过凯瑞姆·沙龙口岸(Kerem Shalom crossing)进入加沙。^④二是以色列也不会坐视不管。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前局长卡米·吉龙认为,加沙150万巴勒斯坦人中只有几千人是以色列的“敌人”。因此,以色列需要保持加沙人道主义援助渠道的畅通,通过国际机构向加沙提供食品和药品。^⑤三是哈马斯长期经营形成的国际化金融网络将继续为其提供必不可少的财政支持。在加沙,哈马斯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宗教、教育和社会福利机构网络。为了免受以色列的监控,哈马斯将遍及中东、西欧和美国的筹款网络转入地下。哈马斯的财政资金主要来自海外巴勒斯坦人的个人捐助、一些伊斯兰国家慈善机构的捐助以及欧美国家一些基金会、慈善组织的捐助。此外,哈马斯还秘密与一些外国政府建立联系,获取资金和物资。1992年10月,哈马斯高级官员阿布·马尔祖克率代表团访问伊朗,获得伊方每年提供300万美元赞助金的承诺。据估计,近几年来,哈马斯及其各个分支的年度财政预算从1000万美元到1.5亿美元不等。^⑥

对以色列而言,对加沙和西岸实行“分而治之”

¹ Ehud Ya'ari "Hanastan in Gaza - En Route to the West Bank?" *The Jerusalem Report* July 9 2007 p16.

^④ Yuval A zolay, "Ten Trucks of Jordan - Provided Foodstuffs Enter Gaza through Israel" *H aaretz*, June 22, 2007.

^⑤ Am iG illo "Urges Israel Not to Miss an Opportunity to Deal with Palestinian Moderates" *The Jerusalem Report* July 9 2007 p. 48

^⑥ Kh alid hrouh *H am as - A Begim er's Guide* Pluto Press London 2006 p 136

的政策、人为地切断两地之间的联系,是一贯而且最为有效的控巴政策,而“加沙事变”则为以色列实施这一既定政策提供了更好的便利。其一,过去,哈马斯与法塔赫同处加沙,使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总有投鼠忌器之虑。如今,加沙已完全成为“敌人”,以色列可以放开手脚回击火箭弹的袭击了。其二,长期以来,以色列为了防范加沙与西岸之间的“恐怖分子流动”,通过设立检查站等方式对两地之间的交通严加控制。然而,在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后,如何在加沙与西岸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地理联系、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做准备,成为巴以谈判中的一个棘手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以色列曾答应在两地之间开辟南北两条封闭的“安全通道”,供巴勒斯坦人来往。一条由加沙通往西岸北部城市拉马拉,另一条通向西岸南部城市希伯伦。1999年10月,经过巴以谈判,以色列开通了南部通道,而北部通道却一直迟迟没有开通。“加沙事变”则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其三,以色列早就视加沙为“包袱”。在1978年以埃谈判时,以色列就满心希望埃及能够重新接管加沙,但遭拒绝。2005年,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力排众议,实施了“脱离接触计划”,一举撤出加沙所有的犹太人定居点。如今,让哈马斯背起加沙这个沉重的“包袱”,等于是遂了以色列的心愿。其实,以色列并非没有能力制止哈马斯在加沙的“叛乱”,但当时没有一位以色列领导人建议采取行动。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哈马斯占领加沙将是“脱离接触计划”的最好结局。¹从巴勒斯坦方面讲,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火并无疑是一场灾难,两派各据一方、中间隔着由以色列控制的“缓冲地带”,自然能有效地避免两派直接流血冲突的再度发生,因而也有所得。

关于此次“加沙事变”的最终结果,西方媒体已有以色列、哈马斯斯坦与法塔赫斯坦“三国方案”之说。^④然而,加沙与西岸的分治现状并不意味着“两个政府”将自动转化为“两个国家”。实际上,在巴勒斯坦不存在建立两个阿拉伯国家的条件。

首先,两个“政权”并立将使其合法性一并销蚀。在约旦河西岸,由原民族联合政府财政部长、亲法塔赫的独立人士法耶德领导的“紧急政府”是巴

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任命的。尽管根据巴《基本法》阿巴斯有这个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合法性问题将突出出来。如果重新召集议会会议,就会马上面临是否还让哈马斯议员参加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哈马斯议员要么被以色列逮捕,要么滞留在加沙,再聚集起来很不现实。若抛开占74席的哈马斯议员,法塔赫阵营和独立派系的议员就很难凑够132个法定议席。但若将约占巴总人口1/3的加沙150万居民排除在选举之外,单独在约旦河西岸举行投票,所选出的新议会显然就不具有广泛代表性。在加沙,哈马斯政府虽然继续以经过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自居,但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合法性已然成空。

其次,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都不具备单独建国的客观条件。先说西岸,目前为止,巴方仅全部或部分控制40%的约旦河西岸领土,面积约为2350平方千米,其中完全控制区(A区)占18.2%,部分控制区(B区)占21.8%。^④不难看出,留给巴勒斯坦人的将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土。尽管在“加沙事变”后,以色列为进一步孤立哈马斯,对法塔赫控制的西岸支持有加,但在涉及巴以最终边界的最终地位谈判问题上并未改变其根本立场。2007年6月下旬,以总理奥尔默特访美时,因担心阿巴斯无力履行双方签署的协议,断然拒绝了国务卿赖斯关于恢复巴以最终地位谈判问题的建议。^④其实,在以色列于西岸修建“隔离墙”后,未来巴以边界已基本定型。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巴以边界地图是:以方占据西岸的东耶路撒冷、大的犹太人定居点群以及对以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约旦河谷等战略要地,其中当然还包括富有水资源的地方。

再说加沙,哈马斯政府单独在此“弹丸之地”建国更是困难重重。加沙的生存环境、经济条件极为

¹ Ehud ya'ari "Hanastan in Gaza - En Route to the West Bank?" *The Jerusalem Report* July 9 2007 p. 16.

^④ 雅各布·萨维奇:“三国方案”, [美]《洛杉矶时报》2007年6月20日。

^④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260页。

^④ Aluf Benn "PM Shelves U. S. Proposal for Negotiations with Abbas" *Haaretz* June 24 2007,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874325.html>

恶劣。在仅 363 平方千米的狭小领土上,拥挤着约 150 万巴勒斯坦难民,人口密度约达每平方千米 4100 人。这里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 64%,2006 年失业率高达 35%。¹更为严重的是,加沙经济严重依附于以色列,不仅资源、能源及进出口贸易几乎完全被以色列控制,而且就业市场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以色列。因教育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加上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 3.83%,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6 个孩子,大多数巴勒斯坦劳动力不得不依靠到以色列境内打工来养家糊口。还有,如果哈马斯单独在加沙宣布建国,必将成为被封锁的“孤岛”。加沙只有南部的拉法口岸与埃及接壤,该口岸虽于 2005 年 11 月 25 日转交巴方控制,但实际上受到以色列的监控。^④这样一个“哈马斯斯坦”即使能够诞生也必将寸步难行。

其实,哈马斯也并不同意与其他伊斯兰军事武装为伍而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而是要极力维护其来之不易的执政地位。因此,它仍需要法塔赫的支持。一年多来经济遭封锁、外交受孤立的执政实践也充分证明哈马斯的确“孤掌难鸣”。所以,哈马斯对“加沙事变”的胜利十分低调。一方面,哈尼亚一再声明不会单独在加沙建国;另一方面,哈马斯官员甚至声称“并没有计划要赢得加沙”。^⑤与此同时,哈马斯还成功解救了于 2007 年 3 月被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军”绑架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顿,既显示了哈马斯控制加沙后恢复加沙安全和秩序的能力,也不无向西方示好之意。

三

巴勒斯坦分裂及由此带来的分治状态,必将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严重冲击。

近年来,在长期遭受封锁、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加沙,保守化和宗教化趋势持续走强,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许多网吧、咖啡馆、音像和手机商店以及电影院被贴上了“道德败坏”的标签,且频频遭到不明团伙无端的攻击和破坏;另一方面,妇女蒙面现象越来越普遍,大街上的未蒙面女性因被认为是“举止放纵”而受

到不明身份的伊斯兰分子的攻击。^⑥

与此同步,加沙还出现了“基地”组织渗透的迹象。据巴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近一年来已经有多名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武装人员出入加沙地带。约旦情报部门也称拍到的一些照片显示,有些武装人员在内斗中运用的残忍手段与伊拉克和阿富汗“基地”组织成员的做法如出一辙。2006 年年底刚刚成立的一个名叫“真理之剑”的组织,2007 年 6 月初向巴勒斯坦地区的电视女主播们发出威胁称,如果她们不严格按照伊斯兰教风俗着装,将会遭到“割喉”。另外,涉嫌绑架以军士兵沙里特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顿的“伊斯兰军”也与“基地”组织有染。^⑦

可以想见,如果以色列和美国坚持对哈马斯实施孤立政策,加沙完全有可能进一步“伊斯兰化”和“基地化”,甚至成为针对西方的“恐怖活动中心”,从而为地区安全埋下新的重大隐患。

加沙长期为哈马斯所控制,还将对以色列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巴以冲突加剧的危险性不能排除。“哈马斯宪章”中明确指出,哈马斯是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入侵巴勒斯坦的“圣战”链条中的一个环节。^⑧哈马斯迄今一直坚持这一宗旨,并高举“圣战”大旗,与法塔赫等世俗力量分庭抗礼。对以色列来说,具有强烈反以色彩的哈马斯一旦在以色列身边建立一个具有同样强烈伊斯兰色彩的宗教国家,无疑将构成心腹大患。哈马斯有反以急先锋伊朗支持的背景,更会让以色列寝食难安。

长期以来,哈马斯在加沙不断对以军及犹太人目标发动袭击,颇令以色列人头疼。2005 年以色列单方面撤出加沙,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意把球踢给法

¹ 雅各布·萨维奇:“三国方案”,[美]《洛杉矶时报》2007 年 6 月 20 日。

^④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February 2006, London p. 17.

^⑤ Hamas “We Didn’t Plan to Win in Gaza” *Jerusalem Post*, June 24, 2007.

^⑥ Amon Regular “Violent Winds Over Gaza” *The Jerusalem Report* May 28, 2007, p. 21.

^⑦ Amon Regular “Violent Winds Over Gaza” *The Jerusalem Report* May 28, 2007, p. 22.

^⑧ Shaul Mishal & Avraham Seka *The Palestinian Hamas (Vision, Violence, and Coexist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9.

塔赫,让他们约束哈马斯。然而,昔日兵强马壮的法塔赫却出人意料地“败走麦城”,结果让加沙完全沦为哈马斯的天下。加沙很有可能就此成为类似南黎巴嫩地区的反以“前沿阵地”。

由于加沙人较西岸人更加仇视以色列,这里的年轻人时刻都有加入哈马斯或其他伊斯兰武装派别的可能性,成为潜在的反以“预备役”人员。然而,以色列面对哈马斯掌控的加沙却陷入两难境地:若加大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力度,难免殃及平民,且会激起加沙人对以色列更大的仇恨,反而有助于提高哈马斯的声望;若默许对加沙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虽有助于加沙安全与秩序的恢复,却间接地帮了哈马斯的忙。此外,以色列还担心哈马斯在加沙站稳脚跟后,可能进一步“染指”西岸,其理由是,在西岸的一些城市,如纳布勒斯和杰宁,仍有不少哈马斯的支持者;哈马斯在加沙的胜利对西岸的哈马斯支持者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哈马斯完全可以通过号召支持者们发动针对法塔赫的“因提法达”(起义)“进军”西岸。¹“加沙事变”后,哈马斯“元老”之一、实权人物扎哈尔在接受德国一家杂志采访时,便扬言要前往西岸追杀“叛徒”(指原法塔赫驻加沙预警部队司令达赫兰)和“以色列间谍们”(指达赫兰的追随者),还准备使用炸弹对付法塔赫。^④这预示着未来以色列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对美国而言,哈马斯控制加沙,特别是一旦“哈马斯斯坦”神权政体建立起来,将意味着其中东政策的失败。美国推出对中东地区发动反恐战争加民主改造的战略,其目标就是扶持亲西方的“民主政权”、打压反美反西方的“暴政前哨”。然而,在伊拉克“民主样板”迟迟无法建立、黎巴嫩政局频频受到冲击、伊朗核危机无法摆平的情况下,“哈马斯斯坦”横空出世无疑将令美国在中东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因此,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不会听任哈马斯长期盘踞加沙、巩固政权,更不会容忍其在以色列的家门口建立一个伊朗式的伊斯兰神权国家。于是可见,以色列在“加沙事变”后,对西岸和加沙分别采取“胡萝卜”和“大棒”政策、积极扶持法塔赫,同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削弱哈马斯。

巴勒斯坦两地分治对埃及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埃及既是唯一与加沙接壤的阿拉伯国家,也是唯一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大国。埃及国内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则是哈马斯的“鼻祖”,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哈马斯接管加沙的现实,埃及不无忧虑。一方面,如果加沙演变为类似南黎巴嫩的反以前沿阵地,以色列势必要求埃及配合对付哈马斯,这难免将令埃及政府陷入左右两难的窘境;再者,哈马斯掌控加沙后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加沙与埃及边境武器走私活动泛滥,从而给埃及边境安全造成压力。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埃及政坛呈上升趋势的穆斯林兄弟会借机声援哈马斯,从而引发埃国内政局动荡。因此,在“加沙事变”后,埃及政府积极出面调解,提出了分三步走方案以及重建巴勒斯坦安全机构的建议,力图弥合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分歧。

巴勒斯坦分裂对巴以和谈产生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如果两个政府长期并存且各据一方,巴领土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谁都承担不起将加沙和 150万巴勒斯坦难民排斥在巴勒斯坦建国进程之外的历史责任。因此,且不说以巴双方就涉及巴最终地位问题的立场仍相去甚远,即便以色列与阿巴斯就边界划分、耶路撒冷地位以及巴难民等问题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也难以让所有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接受。鉴于此,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国将更加遥遥无期。据统计,70%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在未来 5年内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前景黯淡。⁽⁴⁾ ○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Ehud Ya'ari "Hamastan in Gaza - En Route to the West Bank?" *The Jerusalem Report*, July 9, 2007, p 16

^④ "Hamast Threatens to Go After 'Israeli Spies' in Gaza, Fatah in W. Bank" *Haaretz*, June 24, 2007.

⁽⁴⁾ Avi Issacharoff "Poll: 75 Percent of Palestinians Favor Holding New Elections" *Haaretz*, June 22, 2007.